歷史與空間

趙氏父子的「根據地」

■王兆貴

在我的印象中，根據地這個詞是與抗戰聯繫在一起的，是那個年代的「特產」。後來發現，早在反清起義初期，孫中山先生就曾以檀香山為根據地，開展民主革命鬥爭。後來，他又把廣東作為根據地，三次在廣東建立革命政權，矢志將廣東革命根據地建成模範省。

根據地究竟源於何時，目前尚無史料確證，從概念上來說，它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根據地是指開展武裝鬥爭的大本營，廣義的根據地是指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地。若按後者理解，作為一個歷史性話題，根據地就不限於近代、現代，而是古已有之。

三國時期，劉備曾先後投奔陶謙、呂布、曹操、袁紹等人，東奔西跑了大半生，連個立錐之地也沒有。後來，他聽取了諸葛亮的建議，奪取荊州，攻佔益州，拿下漢中，然後建立了蜀漢政權，這才有了與曹魏和孫吳抗衡的根基。毛澤東在同部下談及《三國演義》時說：劉備、關羽、張飛、趙雲、諸葛亮，組織了一個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幹部」一起建立了一個很好的根據地。

對於一支隊伍或者新生政權來說，根據地的重要性是毋庸贅述的。那麼，根據地之所以值得依賴，其「根據」又是甚麼呢？在《國語》中，有一段關於趙氏家族以晉陽為基地，兩度反敗為勝的故事，也許能說明這個問題。

春秋末年，晉國公室衰微，大權旁落，分屬於趙、魏、韓、智、范、中行六大氏族，即所謂的「六卿」。趙氏家族的首領趙鞅（亦稱趙簡子），是一位很有眼光的政治家，為使趙家在晉國政局中立於不敗之地，早在晉定公十五年，就派家臣董安於在晉水之陽修築城池，監造倉庫，減輕賦稅，寬厚待民，使晉陽成為趙氏的堅固堡壘之一。當范氏、中行氏挑起戰端，聯合攻打趙氏，趙簡子被迫退守晉陽，趙氏家族才化險為夷。董安於死後，趙簡子又派另一心腹謀臣尹鐸為晉陽宰。尹鐸請示說，您是想讓晉陽像剝繭抽絲一樣抽稅不停呢？還是讓它成為您的一道牢固的屏障？趙簡子說，當然是後者！於是，尹鐸採取合併人家、減少戶籍的方式以降低稅收，讓百姓休養生息，安居樂業，晉陽很快繁榮起來。正是因為有了這樣一個鞏固的後方，趙簡子生前一再告誡兒子趙襄子，晉國一旦發生變亂，你千萬不要嫌尹鐸年輕位卑，不要怕晉陽路途遙遠，一定要把晉陽作為起死回生的最後據點。

■趙襄子 網上圖片

趙簡子去世後，晉國政局果然有變。實力雄厚的智伯取代趙氏成為正卿，執掌國政，並仗勢向韓趙魏三家索要土地。韓魏兩家情知不是智氏對手，只好拱手讓出萬戶之邑。趙家可沒那麼聽話，斷然拒絕了智伯的無理要求。野心勃勃的智伯惱羞成怒，於是便脅迫韓魏兩家聯合出兵攻打趙氏。轉眼間，趙氏的地盤一個一個地失去，家臣們也紛紛倒戈，戰局急轉直下。無奈，趙家的繼承人趙襄子只好考慮退路。

當時的趙襄子還有三個去處可選擇：城池堅固的長子、倉廩充實的邯鄲和路途遙遠的晉陽。危難中，有隨從建議就近退守長子或邯鄲。趙襄子想起父親生前的囑托，沒有採納隨從的建議，而是毅然遠走晉陽。經過尹鐸治理的晉陽，果然沒讓趙家父子失望，再次解趙氏於危難之中，並奠定了趙國在戰國七雄中的地位，最終走向強盛。智氏滅亡之後，趙魏韓「三家分晉」，歷史就此翻開新的一頁，華夏大地進入戰國時期。

作為根據地，晉陽確實是趙家的幸運之城。但是，這樣的幸運並非上天所賜，而是趙家精心打造、苦心經營的結果。在根據地的選擇上，地勢的險要、城池的堅固、糧草的豐足當然十分重要，但這三條並非晉陽所獨有，就近的長子城、邯鄲城也都具備，趙家父子為甚麼捨近求遠，跑到晉陽去避風頭呢？

春秋時期的晉陽城，可以說是按照備戰備荒的要求修築起來的。經過董安於、尹鐸兩人的營造和治理，城牆不可謂不堅固，倉廩不可謂不豐盈，戰備不可謂不充分，但在智、韓、魏三家的聯合圍攻下，險些淪為水鄉澤國，若不是晉陽百姓矢志堅守，恐怕很難撐持到最後。

從歷史記載來看，晉陽城可以被攻陷，但不會被瓦解。趙襄子率部逃亡，一路上，難民見了他們都躲得遠遠的，可進了晉陽城，情況就不一樣了，百姓不但歡迎他們，而且願意與趙氏共存亡。尹鐸一聲令下，全城的百姓很快就動員起來，走上城樓，保家衛國。智伯率領聯軍兵臨城下，鏖戰三月不下，圍攻年餘不克，於是引水灌城，晉陽頓時變為汪洋，還差六尺就要漫過城頭。城裡人只好緣樹而居，懸鍋燒飯。糧食很快光了，士卒病弱不堪，百姓「易子而食」。可是，城池依舊巍然屹立，人民也無叛降之意。生死存亡之際，趙氏派家臣趁夜出城，潛入韓、魏營中，痛陳「唇亡齒寒」的利害，終於說服魏、韓反戈。於是，趙、魏、韓三家裡應外合，一舉剿滅智氏。

常言說，最堅固的堡壘是人心築成的。趙氏家族所以能背靠晉陽起死回生，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人心所向。這一條不僅至關重要，而且不是所有的城池都具備的。

公元407年，後秦的安北將軍劉勃勃擁兵自立，自稱大單于，國號大夏（後世亦稱胡夏）。這位後來改姓赫連的胡夏君主，即位後南征西討，戰功卓著，但為政殘暴嗜殺，狂妄傲慢，關中百姓深受其害。公元413年，赫連勃勃驅役十萬民眾，在朔方水之北、黑水之南營建都城。古詩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這座歷時六七年築就的城堡，就在無定河邊，取名「統萬城」，寓「統一天下，君臨萬邦」之意。該城採用「蒸土法」建造，即把白石灰、白粘土以糯米汁攪拌，蒸熟後進行灌注。築成後用鐵錐檢驗其硬度，凡能刺進一寸，便認定不合格，即把築牆者殺死，將屍首填入牆中，築城過程中被殺的工匠達數千人，以致城牆堅固可抵刀斧。

赫連勃勃興建統萬城，目的是抵禦外敵入侵，鞏固胡夏統治，進而擴大疆土，造就千秋霸業。然而，由於他兇殘暴虐，國內民心盡失。赫連勃勃死後的第二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燾便率軍攻破統萬城，胡夏國隨之亦亡。拓跋燾進城後，看到雄偉壯觀的城牆和雕樑畫棟的宮殿，不無感慨地說，豎子之國，竟敢如此濫用民力，如此奢華，怎能不亡！班師回朝後，有大臣勸他適時加固城防，拓跋燾回應說，古人言「山河之固，在德不在險」。統萬城可謂固若金湯，最後還不是被攻克了嗎？凡成大事者，皆應順乎民心，借助民力，切不可重蹈胡夏之覆轍。由此可鑒：民心的向背，是城池興廢乃至國家存亡的根本因素。

亦有可聞

鐵匠

■丁純

那個年頭，鐵匠可是專業性很強的職業，一般人難以忍受打鐵的熱度、強度、難度，所謂「打鐵還須自身硬」，意指這項工作要求的身體條件很高，首要條件是力大無窮，次要條件是耐得高溫，這兩者缺一不可。

印象中的鐵匠，一副好身架，黝黑皮膚，長滿胸毛的胸膛，說起話來聲如洪鐘。其實就像電視劇裡的張飛或李逵，有豪情在，那種不拘小節的處世態度，往往也讓人喜歡，可是有時直接得也讓人難以接受。這在鄉村被稱作「直腸人」，也就說為人坦誠、厚道；較之鐵匠，木匠則是文弱、智慧的代表，因為木匠活一點一丁不能差錯，木匠是個愛動腦子的人，昔日，村莊裡私奔的女孩子一般都選擇木匠，而不是鐵匠。

鐵匠，靠力氣吃飯，不靠計謀，他們打出來的成品，也是完全憑着「鋼口」、「火候」，事實上，那些「鋤刀、菜刀、鐮刀」等產品，沒有一件需要自己去吹噓的，顧客拿着手裡就知道份量了，摻假是不可能的。鐵匠的聲譽全部在鐵器裡，「品質等於生命」，一旦有人用了自己產品不滿意，鐵匠二話不說，換新的，一直換到滿意為止。

鐵匠們的孩子都很健壯，都是大嗓門，孩子的名字一般都是與力量有關的：大風、大柱、大壯，那些名字似乎是鄉村的脊樑，讓村子裡產生安全感。因此，一般人的家庭，女兒嫁人，都認為鐵匠是可靠的人家，過日子老實本份，沒有那麼的花花腸子。

我們鎮上的鐵匠有南北兩家，都姓李，他們是同一家族，據說是明初戰亂時從山西遷來的。南李主要打製小件的鐵器，比如：門扣、豬鏈、鐮刀等，這些東西在鎮上需求量大，並且成本不高；北李主要生產大件的鐵器，鐵犁、鐵靶等，都是農業離不開的生產工具，這些鐵器成本很高，但利潤也很高。南李北李，可能也私下裡分過工，他們各有側重，互不拆台，生意很紅火。

後來一段時間，鎮上其他人也覬覦李鐵匠的生意，也開鐵匠舖，但沒有多久就倒閉了，原因很簡單，他們只看到了利潤，卻沒有看到打鐵這份活計的艱苦，投機取巧在鄉村是很難長久的，一旦失去了信任度，做任何事情都很難，何況是鐵匠呢？

與打鐵相關聯的「產業」，一是電焊，另一個是「鏨刀磨剪子」，電焊彌補了打鐵的缺陷，但也在某種程度上搶了鐵匠的生意；而「鏨刀磨剪子」好像是打鐵的跟蹤服務，誰家的刀、剪鈍口了，重新磨過，即可。

鐵匠舖的缺陷在於精確度難以提高，打製大件的鐵器還可以，但是涉及螺絲釘、螺絲帽，或者一些更精緻的東西，就很難達到要求。因此，現在更多的鐵製品是車床生產的，現代化的工藝是對鐵匠的最大的衝擊，在很多地方，這個行業也在慢慢消失。想來，也多少有點遺憾。

古今講台

冬至與二十四節氣

■吳羊璧

今年陽曆十一月廿二日，農曆十月初九，小雪。

小雪，是農曆的二十四節氣之一。

二十四節氣的名稱，列出來看，頗為有趣。一年氣候的變化，結合着歲月的遷移，表現為二十四節氣。一年的開頭是立春、雨水；夏天是立夏到小暑；秋天是立秋到霜降；冬天是立冬到大寒。二十四節氣很形象地繪畫出一年四季變化的特徵。不過，這是以中原地區的氣象為主。在南方，比方在香港，大致也相符，春天有立春雨水，多雨季節；夏天有小暑大暑，是比較熱的，香港人現在全躲在有冷氣的地方；秋天的開頭是立秋、處暑，往往是一年最熱的日子，但跟着是白露、秋分，天氣涼了；然後是冬天，從立冬到小寒、大寒，這樣就過完了一年的時序。不過在香港，立冬之後是小雪、大雪，香港就很少見雪了。我看今年香港，小雪同往年一樣，大致是不會見到雪的。如果見雪，因為罕見，香港人會覺得很刺激的。

二十四節氣是農業社會的特徵。香港是個熱鬧的工商業社會，加上一年四季的寒熱相差不算大，因此過節氣，自然也就平淡。這篇小稿與讀者見面的時候，應該是不會見到小雪的。若果居然有雪，那是大新聞了。

在香港這樣的工商業大都會，二十四節氣的影響是在淡出了。雖然春季仍然多雨，夏天仍熱，秋冬仍涼，但是大家漸漸淡忘二十四節氣了。事實上二十四節氣的變化對香港居民的影響越來越弱。天氣熱的時候到處有冷氣，這是工業產品製造的冷氣。天氣冷的時候，香港這地方冷不到哪裡去，有暖氣，但開不開也罷了。

二十四節氣中，有一個節氣，現在還是過得熱鬧的，這是冬至。冬至很扣緊西方的聖誕節。冬至與聖誕節，在香港都過得很熱鬧。聖誕節的活動，在香港主要是大家互寄賀卡。冬至，則在生活中還是很有特殊氣氛，許多家庭在冬至會一家團聚，豐滿的吃一頓，這氣扮，在今天現代化大城市中，還可說是很難得的，顯示了民間習俗的影響力根基牢固，到這日子，家家還是會洋溢這親熱的氣氛。

我現在的記憶，是回到幾十年前，在鄉間。鄉間的日常生活是比較簡單的，遠沒有香港今天這樣的多姿采。那時候，鄉間過冬至，還有一個頗為有趣的習俗，就是做湯丸吃。甜水，湯丸（湯丸可能是沒有餡的），這也是很簡單很平常的食物，不過在那時候，難得有個日子特別另外弄點東西吃，大家也是很高興的。我們那時的習俗，這湯丸還有一個意思，就是過冬了，吃湯丸（湯丸又叫湯圓），象徵一家團團圓圓，是難得的高興事。如果那日子家裡有人出遠門，一時回不來，習俗上還會給他留一份湯圓，等他回來甜甜蜜蜜地吃了。當然，歸來的遊子吃這湯丸時，是格外的甜蜜的。

現在，在香港這個大城市，不知道還有多少家庭會做湯丸吃？也許已經淡出了，不大有人知道做湯圓吃這回事了。於是一種溫馨的民間生活氣氛也隨之淡出，這是有點可惜的。我想，隨着日子的轉移，這種在家裡做點小吃的事情，是自然而然地不受重視了。在這裡，買點甚麼小食吃吃，實在也太容易。上街時順便帶點小食回來也是平常事。

小雪過了，這一年的二十四節氣也都要成為過去了，向着我們走來的是新的二十四節氣，天增歲月人增壽，在這裡向讀者賀年。龍年過得好，蛇年更好。

畫中有話

■圖、文：張小板

經過漫長征戰，奧巴馬終於戰勝羅姆尼連任美國總統！

遊蹤

在北京訪蔡鍔故居

■宋步明

在北京尋訪蔡鍔故居的過程中，充滿了一種暖暖的情調，因為一代名將蔡鍔和小鳳仙的愛情故事曾是那樣迷人，在塵封的歷史中體驗那一段鐵血和浪漫的俠骨柔情，正是我尋訪的初衷。

蔡鍔故居坐落在北京西城區棉花胡同六十六號，門樓上鐫刻着「蔡鍔公館」四字。故居由前後兩院組成，房屋之間由迴廊相連，院子裡的居民按部就班地過着柴米油鹽的平常日子，對這裡曾住過近代護國運動首領蔡鍔將軍也很習以為常，畢竟，那段風起雲湧的日子離我們已經非常遙遠。

說起蔡鍔將軍，在近代史上可謂名聲顯赫，他生於一八八二年，湖南邵陽人，護國運動首領。少年時期在湖南長沙時務學堂就讀，師從梁啟超、譚嗣同，後赴日本學習軍事，歸國後被委以重任，一九一一年在雲南省任十九鎮三十七協統。他積極響應辛亥革命武昌起義，成立「大漢雲南都督府」，任都督，後被袁世凱軟禁，委以虛職，實際受監視。一九一五年蔡鍔離開北京，十二月二十五日在昆明宣告雲南獨立，成立護國軍，任第一軍總司令；一九一六年任四川督軍，因喉病赴日本治療，同年十一月八日病逝，享年三十四歲。

蔡鍔的故居，就是他自調京以來的居住之地。袁世凱復辟帝制之心已久，他一面派人對蔡鍔嚴加防範，一面誘之以利，把京都名妓小鳳仙介紹給蔡，企圖使蔡鍔沉溺於聲色。在蔡鍔故居，有兩顆鬱鬱葱葱的老槐樹，相傳已有幾百年的歷史了，見證着院裡的人和故事，其中最有傳奇色彩的就是蔡鍔和小鳳仙的故事，成為一段廣為流傳的佳話。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有一部很有名氣的電影叫《知音》，說的就是蔡鍔和小鳳仙的故事，影片中的蔡鍔、小鳳仙分別由當時的名演員王心剛、張瑜主演，片中的主題曲《知音》曾唱紅大江南北，在電影快結束時，身着黑色披風的小鳳仙在船上撫琴思念在遠方的蔡鍔，隨之歌聲響起：「山青青，水碧碧，高山流水韻依依／一聲聲，如泣如訴／如悲啼／歎的是／人生難得一知己，千古知音最難覓。」小鳳仙，民國初年北京雲吉班的妓女，浙江錢塘人，據記載為官宦之後，略通文墨，後家道中落，流落到煙花柳巷之中。蔡鍔在北京任職期間為打消袁世凱的疑心，流連於「八大胡同」，與當時的小鳳仙關係甚密。蔡鍔的名聲早使小鳳仙傾倒，在天津小鳳仙不露痕跡地掩護了蔡鍔，在「高山流水」的琴聲中，小鳳仙吐露了除國賊的心願和對蔡鍔的愛慕，蔡鍔和小鳳仙自此成為知音。這時，袁世凱抓緊了「登極」的日程，小鳳仙掩護蔡鍔離開北京，東渡日本，又從日本轉道越南，回到雲南舉兵反袁，蔡鍔成了我國近代史上叱咤風雲、功勳卓著的歷史人物。

「一曲琴聲成絕響」，在蔡鍔故居裡感受着當年委婉動人的愛情故事，回望着那段風起雲湧、波瀾壯闊的歷史，心中不由激盪起陣陣波瀾。蔡鍔病逝後，小鳳仙曾撰聯懷念知己：「誰識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在院落裡，那高山流水的琴聲似乎仍在隱隱約約傳來。

生活點滴

你江南style了嗎？

■楊曄

這一段時間，只要上網就有顯著的標題江南style，但我從未認真看過。我的耳朵裡同時也充滿了江南style。起初學生提起，我還以為那些不愛學英語的學生捕捉到了江南那個地方學英語的風格。後來同事也提及，我以為是江南那里的服飾風格。後來我跑步時聽一個曲子，同伴說節奏好像是江南style。我當時就懵了，反問到底甚麼是江南style？她哈哈大笑，笑我是天外來客般，她告訴我是歌也是舞蹈。我問誰唱的，誰跳的，她卻搖頭不知，說反正現在最流行。

我很為自己的out汗顏，但自信地認為一定是長江以南風格的歌舞吧？後來我上網一查，才知道是甚麼韓國的一個胖叔的騎馬舞，還有歌詞的。我的天，弄了半天大家天天掛嘴邊的江南style竟是原汁原味的韓版的。我承認我對江南style一無所知，但整天把它掛在嘴邊的一定就了解嗎？難道滿口江南style就一定是時尚了嗎？即使不小心時尚了，那時尚的就一定是正確的嗎？

我真想問一下，除了知道江南style是歌舞，大家還了解甚麼？縱使你知道它是韓國的，除此之外，你又知曉其他的嗎？

有時我們應該為自己的言行感到可笑。因為我們常為自己不熟悉的東西和不確知的東西而迷戀甚至痴狂。但是我們似乎總是樂此不疲，甚至把這個當做快事。從甚麼都「酷」到做甚麼都「給力」，和現在風靡一時的江南style。

我們或許需要這樣的樂趣點亮我們乏悶的日子。但我更希望現在的人能更多提及王皓衝金的勇氣與淡定，能更多談論葉詩文成功背後的艱辛付出，能更多的牢記先輩怎樣以生命的代價換來今日的安寧。其實生活中有很多值得深邃的東西值得我們去思考，有很多哲思的理念我們去琢磨。如果我們的生活只是泛泛於流行的，時尚的，那麼我們的日子就如泡麵一樣看着美麗，聞着噴香，食之，味如嚼蠟。久而食之更會導致營養不良，甚至身體健康受損害。這些流行的就好像是速食麵，包裝精美，像流感一樣迅速傳染每個角落，同時也像流星一樣，稍縱即逝。能使我們飽腹的還是實實在在的飯菜。或許我們需要其他的東西調劑我們的口味，但調劑的東西若成了主流，可能我們的舌尖就不會品嘗真正的美味了。

倘若我們不注重內涵的修煉與積累，終日滿足表面的浮華或時尚，遲早會發現自己兩手空空，一無所獲。

如果有一天我們追捧流行的事情是因為其內在品質，那麼我們就成熟了，如果我們的民族尊崇的精神是因為內涵的高貴，那麼我們的民族也就成熟了。